

主持人：大家好，我是蔡詩萍，歡迎你再次收看「仁愛和平講堂」。很高興能夠在這裡跟您再次的相逢，然後我們一起來聆聽，淨空老和尚給我們的開示。我們來介紹另外一位我們的好朋友，跟我一塊共同來搭檔主持，楊憲宏先生，憲宏您好。

楊先生：詩萍好，師父好。

主持人：我跟憲宏，其實我們的某個世代的特性，是我們都曾經在高中階段，讀過《中國文化基本教材》，裡面大概對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的中國古老的，這些傳統的智慧有些涉獵。我們今天跟各位要談的講堂的主題，叫做「仁愛篇」，談仁愛脫不了佛法裡面所講的慈悲。我們來正式的請教，我們來跟各位介紹今天的淨空老和尚，師父您好。

楊先生：師父好。

主持人：師父，我們就開宗明義的請教您，大家都知道我們講仁是仁愛，仁愛那個仁字是一個人字邊，然後一個中文數字的二。所以師父，我們可以說談仁愛，談仁這個字，基本上就牽扯到人跟人之間的一種關係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仁的意思是別人跟我是一體，這個叫仁。所以在遠古的時代，我們相信這個話絕對是孔老夫子之前，夫子所說的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這是仁。就是念念都要想到別人，要愛別人，所以「凡是人，皆須愛」。它跟佛法裡面講慈悲有很微妙的關係，慈悲比仁的意思還要清楚、還要明顯，那就是佛為什麼不講愛，要講慈悲？愛裡頭有情，你看情，它有情殺案，愛到最後變成了情殺。但是慈悲沒有，慈悲是愛，它不是情，它是理智的，就是

它是智慧的愛，就叫做慈悲。所以佛換了個名詞，不用愛的名詞，怕人家產生誤會，實際上我們講慈悲是真愛，是真實智慧的愛。世間人講愛的時候，多半偏重在情識裡頭，偏在感情裡面，所以它有副作用；慈悲裡頭沒有副作用，這是慈悲跟愛名詞的含義有點差別。慈悲落實在生活，落實在人際關係上，就是我們現在講的仁愛，仁跟愛要連起來，這就是念念都要為別人想。如果念念為自己想，衝突就決定不能夠避免。

現在這個世界是個衝突的世界，從夫妻衝突，你看夫妻恩愛到最後離婚，為什麼會離婚？這就是愛裡面起了副作用，它是感情的，它不是智慧。智慧的愛才能夠百年好合，才能夠家庭美滿。所以夫妻離婚就是衝突，夫妻衝突會影響到父子衝突、兄弟衝突。在這樣環境裡面長大的孩子，他將來離開家庭，到社會上，他能跟人不發生衝突嗎？所以這是今天衝突的根我們要知道。拯救社會，化解衝突，把社會、世界回歸到安定和平，一定要靠古聖先賢的教誨。古聖先賢的教誨是從性德裡面流露出來的，那是真實的，真實智慧，它不是感情的，所以對世界有很大的幫助。如果是從情識裡面的，肯定讓人起心動念產生一個極大的錯誤觀念，「損人利己」。人人都有損人利己的念頭，這個世界上衝突永遠不能解決。所以要化解衝突必須像佛法裡面所說的，首先要從自己內心，把對人的對立化解，對事物的對立化解，就是永遠沒有對立。我們身心和諧，環境就和諧；身心不能和諧，環境是不會有和諧的。

主持人：師父這樣子做一個簡單的開場，我想精髓之義全部都表露無遺。可是我如果加一個問題再請教師父，就說如果有人會說，不管是儒家的《論語》裡面講的道理，仁的哲學，還是佛法裡面所講的仁，延伸出來的慈悲之心，它會不會都有一個時代的落差？比方說也許在二、三千年前，人類社會的關係比較簡單，不像現在

工商社會這麼複雜。所以仁的觀念、慈悲的觀念，有沒有可能還用在現代複雜的關係裡？比方說我舉個例子，如果說我們現在社會是一個關係很複雜，角色很多重的社會的話，那就是說像我這樣的一個男人，我可能在家裡面有夫妻關係，我跟我的父母親有上下的關係，我跟我的子女有上下的關係。可是我離開這個家以後，我到公司去，我可能跟我的老闆之間有上下的關係，跟我的同事有彼此的關係。可是跟我同事之間可能有競爭關係，因為我們要想辦法努力的，看誰能夠得到老闆的賞識，能夠爬到公司的第二號的人馬。但是我可能在外面，又有另外一種關係，是別的公司可能會來挖我，挖我後我就考慮到要不要離開我的老闆？要不要離開他跳槽到另外一個公司？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，你看這關係這麼複雜，單單一個仁，仁愛、慈悲，就能夠讓我在這複雜的社會裡面去立足嗎？我想一定很多人會這樣好奇，師父是不是可以來幫忙做進一步的解釋或者開示？

淨空法師：這是現實的社會問題，我們很多次在聯合國開會，討論的主題，就是「化解衝突，促進社會安定、世界和平」，聯合國邀請的是全世界的專家學者，問題提出來了。這幾十年的會議當中，我們知道聯合國這個會議，是從七〇年代就開始召開，到現在三十七年，我參加了十幾次。確實我對於與會的這些專家學者、志士仁人，我們衷心的佩服，他們真的確實有愛心，找不到方法。所以這個世界，你看這三十多年來衝突頻率年年上升，災害是年年加重，把這些與會的專家學者，幾乎信心都喪失了，「這世界還會有和平嗎？」都懷疑了。我們參加了這幾次，是把中國五千年老祖宗這些理念跟方法，向大家報告。這報告完了之後，他們聽了很歡喜，為什麼？聞所未聞，從來沒想到這個事情。會後我們在一起聊天、在一起吃飯，就很多人問我，他說「法師，你講的都很好，這是

理想，做不到！」這個事情就讓我感到非常困難，這是你的信心喪失掉了。信心在佛法裡面講主宰了一切，世出世間一切事的成敗，關鍵在於信心。有什麼辦法幫助他建立信心？只有真正做實驗。

主持人：做實驗。

老法師：做實驗，這是符合科學精神。所以我們才逼著不得已，在中國我的家鄉廬江湯池鎮，用這個小鎮來做實驗，看看中國傳統的東西，幾千年以前的東西現在還能不能用？我們招聘了三十七位老師，在這個小鎮裡去展開《弟子規》的教學，《弟子規》是儒家的基礎，儒家的根本。沒想到三、四個月的時間，這個小鎮就產生了很大的變化，第一個離婚率下降，婆媳的關係好了，父子的關係好了，鄰里不再為小事情吵架，確實一百八十度的轉變。幾乎就可以達到夜不閉戶，路不拾遺，這個小鎮都是好人。計程車拾到了一個皮包，裡面裝了六萬現金，還有些資料，開計程車的司機原封不動的送還給主人。主人很感動，說「你太難得了，拿出兩萬塊錢感謝他。」一分錢不收，他說「我們學過《弟子規》，做人應該是這樣做法。不但我看到的時候我會送回，我們湯池鎮任何一個司機遇到這個事情，都會原封不動送給你，我們受過《弟子規》的教育。」這是我們想不到的。所以從這點讓我們肯定了老祖宗所說的，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人性真的是本善。現在為什麼把本性喪失掉？沒人教他。他所看到的、所聽到的、所接觸到的都是負面，沒有跟自性相應的。我們這些老師經過三個月，在這個小鎮上，我們的教學是普及教育，男女老少各行各業一起學，這個小鎮總共是四萬八千人。我們這樣子教法，產生這麼好的效果，證明人是教得好的。

主持人：證明人是教得好的。我用一點時間請教一下我們的共同主持人憲宏，我們也常在媒體上面去談很多的議題，也希望說能

透過媒體來傳達是非、對錯的基本價值。可是我想請教你，剛才師父特別提到過，他乾脆就用一個小鎮，四萬多人小鎮來嘗試，可是這種經驗，你覺得有可能在像台灣，這樣的一個非常資訊發達的社會裡面，也同樣來複製嗎？

楊先生：我相信可以，其實講白了這是眾生共業。談到人與人之間的共業兩個字，最近大家不管學不學佛教也都耳熟能詳。

主持人：都會講共業，歷史共業。

楊先生：常常在各方面大家都說歷史共業、眾生共業。基督教裡頭講愛人如己，這真的是要做，其實信就是要做，就要做到，這點很重要。我最近很有感受，十一月四號看到美國新的總統歐巴馬，一個非洲裔的美國人當選總統，而且不是少數的票，這麼多的票。所以最近幾期美國的雜誌，特別去提到馬丁路德金博士在當年，也不過多少年，現在想起來不是很遠，六〇年代、五〇年代，感覺那時候他講完那個話，覺得像空谷足音。可是到了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四號，又覺得彷彿昨天講的一樣。他講的不過就是那一句話，說我們滿意了嗎？我們快樂嗎？如果當我們的兄弟都還在受苦的時候，我們會覺得自己過得好就滿意嗎？很有意思。這個情境，我覺得美國塑造了一個，你說一個小鎮，美國整個國家它做到一件事情，它真的是愛語、利行、同事度，完全能設身處地去想。你今天想這個多難，黑人變成美國總統。

主持人：沒錯，我想憲宏替我們舉了另外一個例子，這例子也就活生生的發生在我們現在的世界，二〇〇八年美國總統大選。所以回過頭來待會要請教師父，我們常講，在我們的中國文化裡面常講，「仁者一定無敵」。但是仁者要無敵，那個仁者應該具備什麼樣的一種內在的認識，還有外在行為的規範？馬上回來。

主持人：在我們的傳統文化裡面講仁愛，在佛法裡面，佛學裡

面講慈悲，就像我剛才在上一段的片尾所講的，我們在中國的傳統政治哲學裡面喜歡講，「仁者無敵」，我們現在在政壇上面也喜歡援引佛家裡面的一個說法，說慈悲沒有敵人，這個道理是不是都是相通的？就是說仁者無敵，慈悲沒有敵人，但是要怎麼樣做到，才能夠讓仁跟慈悲是沒有敵人、沒有對手的？

淨空法師：這個我們在前面也提過，就是我們這麼多年來在聯合國所做的一點貢獻，要化解外面的衝突，首先要化解內在的，那就是自己做到仁者。「仁者無敵」，無是沒有，沒有敵對的，我們內心裡頭沒有敵對的，跟一切人和睦相處，跟一切事和睦相處，跟天地萬物和睦相處。所以整個宇宙是和諧的，沒有對立的，這是仁者無敵真正的意思。在佛法裡面講，就是必須要把五種錯誤的見解放下，五種這在佛法裡面叫見惑，見就是見解，惑是迷惑，就是五種錯誤的見解。第一個就是「身見」，我們一般人都把身體當作自己，佛說這是錯誤，為什麼？這會產生自私，產生自私自利，會產生很多不良的結果。身不是自己，那什麼是自己？身不是我，是我所有，就像我穿的一身衣服，衣服是我所有，不是我。更進一步的認識，身不是我，是我所有的，所以什麼是自己？有些宗教、學術、哲學家提出說，靈魂是自己，所以說「我思故我在」，他已經不把身看作自己了，這進了一步。佛法說靈魂還不是自己，靈魂是什麼？你承認靈魂是自己你出不了六道。什麼是自己？靈性是自己。為什麼？魂是迷，它不覺悟，所以自性迷了就叫靈魂。我們《易經》上講，夫子講「遊魂為變」，變就是六道裡頭換身體，六道投胎，遊魂，所以它不叫靈魂，這都是非常有道理的。所以靈性是自己，就是自性、真性是自己，身體不是自己，身體是物質的現相，它有生有滅，自己靈性不生不滅。我們在前面講的惠能大師見性的時候，他就說自性「本不生滅」，那才叫真正自己。這頭一個要肯定

，你自私自利的念頭就沒有了。

第二個叫「邊見」，邊見是二邊，就是對立，我們今天講的對立。所以對立是錯誤，我們不可以跟人對立，不可以跟事對立，也不可以跟萬物對立。對立就會產生矛盾，矛盾就會產生衝突，衝突就會產生鬥爭。所以這是一級一級提升，是非常不利的，鬥爭提升就變成戰爭。現在的戰爭是核武、生化，就是整個人類的毀滅，所以那是一條死路。它的根，根就是對立，如何把自己內心對立的念頭化解，你身心和諧。你本身得到和諧，你才能夠幫助外面調和一切大眾，幫助他們能走向和諧之道，走向平等對待的康莊大道上，你才真正能夠把仁愛、和平落實。

主持人：所以這是邊見。

淨空法師：這邊見，邊見是對立。

主持人：再下來其他的見惑，您也可以再進一步的幫我們做一點解釋嗎？

淨空法師：哪一方面的？

主持人：就說如果我們沒有身見，對自己的身非自己所有；邊見，不去跟人事、萬物有對立。好，但是問題說我們也知道，現在的社會是個競爭的社會，你不去跟別人競爭，不去跟別人像賽跑一樣去跑，你就被甩在後面。所以仁者無敵，就是說它能不能還有一個進取性，或者是一種積極性在？就是我還是可以跟別人競爭，還是可以努力在事業上面做到很好，但是我不會樹立很多的敵人，這可能嗎？

淨空法師：可能，不需要競爭，為什麼？如果競爭能夠得到結果，釋迦牟尼佛也去競爭，孔子也去競爭。競爭得不到，不是競爭得來的，無論是財富、地位、榮譽都不是競爭得來的。我們中國古人有句話說「實至名歸」。

主持人：實至名歸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你只要真正做到的時候，它自然就有了。所以你說財富，佛講得多好，你布施愈施愈多！你能夠愛人，沒有人不愛你；你能夠尊重別人，沒有人不尊重你，只要你自己做到。所以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」，我希望別人怎麼對待我，我先對待他，問題不就化解了嗎？所以不需要競爭，競爭這個觀念就是錯誤的。競爭，我在澳洲昆士蘭大學的和平學院，有一次他們全院的這些教授跟我舉行座談會，坐在我對面的是個資深教授，我看他排名是排在第二，是個美國人。我就問他「美國的教育，是不是從幼稚園就教小朋友競爭？」他說對！我說競爭你知道嗎？競爭提升是什麼？鬥爭。鬥爭再提升是戰爭，戰爭再提升今天是生化、核武，是人類的毀滅，我說這個觀念是死路一條。我們東方人，儒跟佛的教學不是教競爭，教讓，孔融四歲讓梨，從小就教你讓，讓是一條生生大道，是和睦的。我讓他，他也讓我，你看這種概念是多麼美好，何必要競、何必要爭？所以中國是一條生生的大道，它是活路；外國人走的這個，這是一條死路，這是要不得的。

你從小就教讓，你看最初小朋友不懂事，忍讓，父母教他，不能不讓；慢慢長大的時候他就懂得了，對人謙讓；最後成熟的時候禮讓，讓到底！中國五千年歷史當中，中國人對外國都是讓，從來沒有跟外國人打過仗，為什麼不會發生戰爭？讓。我們讓他，他也讓我們；我們真心對待他，他也真心對我。所以要懂得這個道理，讓是一條活路，不是說我不競爭在這個社會上就不能生存，沒這個道理。我記得我曾經，前些年來何守信，亞視何守信跟我做了一次訪談，他就問了我一句話。他說諺語所講的，好像是人與人之間，人不是自私自利的話那就天誅地滅，說了這麼一句話。我就告訴他，這個話是錯誤的，不可以再誤導。我說釋迦牟尼佛沒有自私自利



天也不誅他，地也不滅他；孔子也沒有自私自利天也不誅，地也不滅。我這一生學孔子、學釋迦，一生沒有一絲毫競爭的念頭，沒有一絲毫自私自利的念頭，我過得很好，過得很快樂，天也沒有誅我，地也沒有滅我。我說這個可以給你做證明，那個話是錯誤的。

主持人：但是憲宏，如果放到我們對於公共事務裡面來理解的話，好像現在你要談讓，感覺起來，好像就有一點點跟這個世界的，某些主流的價值觀是很難相容。可是師父講得又有道理，因為你過度的競爭，我們也包括看到資本主義社會過度的競爭、政壇上過度的競爭，也的確讓社會充滿了殺伐之氣，所以這裡面要怎麼找到一個妥協，或者是折衷之道？

楊先生：這個也要請教師父，在我們上一次的和平講堂裡頭我們談到，我們在談的是知足感恩，知足感恩對內，就是對自己。可是對外善解包容，這善解包容說起來四個字，做起來是浩瀚的，非常大。佛經裡頭講慈悲喜捨，講捨這裡頭都有大智慧，還是要回歸到本懷，還要回歸到本懷的思、念。這互相之間從思到為，思想到行為之間，我覺得這可能還要請師父來做更多的開示。因為很多人就是了了、解了、知道了，可是做不出去，在那個當下不能善解，在那個當下不能包容，那個時機就過了。很多不管是在政治上或是在社會上，就是那個moment，就是那個時機點。那也不是說時間重來都在那個地方，都來得及，也就是在那個時機點不能善解，那個時間點不能包容，就反而被執著所誤，就被牽著走。到最後即使自己心裡滿心不願意，說我願意來談，可是對方又不願意，就變成這樣糾糾結結、糾糾纏纏下去。

主持人：所以憲宏等於問了一個好問題，待會我們回來請教師父。也就是從我們上一堂談智慧，這一堂談到仁、慈悲，這裡面都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，就是說你怎麼樣在關鍵的時刻，當下的時刻

要能夠放得下，要能夠做出決定讓慈悲能讓別人感受到。如果你延誤了這個時機，可能別人就沒有辦法體會這是個慈悲、這是個仁慈，別人可能反而認為這是個策略，這是個權謀。慈悲如果變成權謀的話，我相信這絕對是最大的誤會。我們馬上回來。

主持人：好，這邊就要請教師父，剛剛憲宏問到一個很好的問題，我把它做進一步的延伸，也就是說當仁愛、慈悲你放在心裡面，能夠具體去實踐的時候，它真的是無限的大智慧，而且也可以化解很多人跟人之間不必要的仇恨、對立。可是當有時候在某些情況下，仁愛、慈悲變成一種嘴巴上面的藉口、口號，甚至可能被人家認為說，你當作一個權謀，這時候反而讓慈悲、仁愛變成被誤解的名詞。所以我想請教您，怎麼樣突破這個障礙？怎麼樣讓仁愛、慈悲不會成為口號，不會成為手段？要怎麼做？

淨空法師：這是一個教育的問題。我們中國人實在講是最懂得教育，有教學的智慧，有教學的方法。古時候教學是從胎教開始，母親懷孕，她的思想、言行、舉動都要端莊，為什麼？影響胎兒。最晚的也是小孩出生，小孩出生他睜開眼睛會看、他會聽，雖然他不會說話，大人言行舉止他都在模仿。所以這個根就是三歲，從出生到三歲一千天，這一千天是扎根教育。所以諺語裡面有所謂「三歲看八十」，這個根紮得好，他到八十歲都不會改變，有這麼好的效果，說「七歲定終身」，這個教育是母親的責任。所以中國人稱母親為太太，這是最尊貴的稱呼，太太是什麼？這聖人。這講周家開國的三個婦女：周文王的祖母太姜、他的母親太任、他自己的妃子叫太姒，這三個婦女都有個太字，太太是從這來的。你看他們生的子孫文王、武王、周公，都是孔子心目當中最敬佩的聖人、聖哲。所以這個太太就是聖賢的母親，她能夠為國家民族、為家庭，培養大聖大賢的後代，是這麼個意思，善於教導。所以在五倫裡面，

夫婦有別，別是什麼？夫婦兩個人組成家庭，家庭最重要的問題，一個是經濟生活，男子負責這方面；第二個就教育下一代，這是女子的責任，所以他有別，他職務不一樣。婦女最重要的是教下一代，你家裡下一代有沒有人才？社會有沒有人才？國家有沒有人才？都要靠婦女。所以中國對婦女看得很重，不是重男輕女，不是，那是一般人搞錯了，中國對婦女是非常的崇敬，這個我們要曉得，都出在教育出問題。

從小你說他表演的，父母教他什麼？就是《弟子規》。《弟子規》不是念的，不是教小孩念的，是父母做出來這個樣子給小孩看。他在從出生到三歲的時候，他已經看成習慣，他就有能力辨別是非邪正，所以叫做三歲看八十。教育從小，三歲以後就來不及，他已經學壞了。你想想看這麼一個道理，你看現在的教育那怎麼得了，現在誰在教？媒體在教。小孩從小的時候他看電視，電視教他什麼？暴力、色情、殺盜淫妄，他已經根深蒂固。到上小學的時候，你看現在學校都用電腦，電腦裡面是什麼樣的染污都有，天天在受這些，這社會還能救嗎？這問題嚴重得不得了。所以今天我們還是中國的根厚，底蘊深厚，倫理道德教育一提倡的時候，回頭的人很多，當然回不了頭的人也不少。但是有一部分人真正回歸到自性，這就有前途，這個社會有救，這個國家民族有救。對世界會做出很大的貢獻來拯救世界，完全要靠倫理、道德、因果的教育。因為人懂得倫理道德的教育，不會做壞事，羞於作惡，恥於作惡。人懂得因果的教育，章嘉大師教給我的「佛氏門中，有求必應」，是因果教育，善因得善果，惡因得惡報。施財得財富，施法得聰明智慧，施無畏得健康長壽，真的一點不假。我這個五十七年聽老師的話，五十七年，你看我就是活的證驗，真的是證明。

主持人：師父在講倫理道德教育，講因果教育的時候，我做為

在這裡做主持的一個旁觀者來看的話，我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，完全能夠理解師父所說的。也就是不管各位收看我們正在訪談的朋友，您是一個在家的居士，還是一個佛教徒，甚至你可能不是佛教徒，你只是關心宗教對這個社會的影響的人，大概都能夠理解。我就很好奇，想從這個問題再延伸推出去，因為我跟憲宏，我們都算是被人家稱之為，不管是政治的評論者，或者是一個社會的觀察家，我們都很注意到這個社會的領導人，不管他是在野的，還是執政的，還是他是一個社會的公眾人物，他都具有一種典範的效應，就是他怎麼做，這個社會跟著走。他也應證《論語》裡面所講的，「風行草偃，上行下效」的道理。所以我很好奇想請教您，我們怎樣對一個公眾人物，甚至於對一個政治領袖，去要求他真正能夠把因果的教育、把這種倫理的教育，真正內化到內心裡頭。我們也可以理解到，我們常說「多行不義必自斃」，它是一種因果的觀念，你做了這麼多的壞事，這麼不正當的事情，它不可能沒有一定的後果出來的，不管你是用報應，還是後續法律的效應。所以我想請教您就是說，我們要怎麼對這些居高位的人，讓他真的能夠把仁、把慈悲放到心裡頭？這個該怎麼做？我們講的教育，剛才師父講的，好像還是比較偏於在一般人的教育，但我們對有權力的人，我們該怎麼辦？

淨空法師：這樁事情我們在講席裡面也說得很多，那就是古代國家的領導人，這是帝王他們重視教育，他們曉得他的後代要不好，他就會政權喪失，他的家會敗亡。如果繼承人是真正有為，有學問、有德行會被人民擁護，他世世代代可以傳下去，所以他對於教育看得比任何人都重。繼承人可以說是，他有這麼個好的機緣，帝王把國家最有德行、有學問的人統統請來教太子。陪同太子讀書的，都是這些大臣們他們的子弟，等於說培養底下的接班人。所以他

的朝代能夠綿延幾百年，能夠綿延十幾代，有它的道理。末代皇帝不遵守祖宗成法才會被人家革命推翻，它有道理。但是現在這是進入了民主，民主有這種機遇的人就不多。所以有人問我，他說「法師，你是贊成君主、是民主？」我說「我贊成君主。」君主的道理是什麼？他的接班人受過最好的教育。除非這些人違背了倫理道德，他就會被別人推翻，會滅亡。

主持人：所以換句話說，師父非常重視的是一個領導人，他的繼承人該有的非常重要的基礎教育。而這基礎教育裡面，其實很重要的部分，我想很合理的，依照師父過去在我們的和平講堂裡面，一再所談到的智慧來看的話，這裡面一定有個很重要的部分，是道德的教育，是一種倫理規範的認知，這個當然是很重要。很有意思的，也就是說在一個民主的年代裡面，我們因為激烈的選舉的競爭，反而容易導致大家對於這種基本的道德不要求，不自我要求，社會也不會去要求。我想這可能是一個現代的政治裡面，非常大的一個諷刺。我們待會回來再請師父，就今天的主題「仁愛慈悲篇」，給我們做一個結論。

主持人：好，回到現場來，我想我們在最後一段時間裡頭，我先跟憲宏我們來聊一下。剛才我們聽師父這樣一路講下來，很明顯的可以感受得到，當我們在做評論的時候，我們也不經意的，常常會說不符合社會的主流價值，這個行為，缺少了大是大非的一個基本價值的堅持。就表示說我們做評論的人，我們內心中除了一些基本的，現代民主的觀念之外，我們還是有一個道德的觀念在裡頭，價值取舍的觀念在這裡頭；換句話說，它並不是不重要的對不對？它對社會來講、對政府具有權力的人來講，道德、價值、是非還是很關鍵的，所以這跟我們的仁愛慈悲其實不衝突對不對？

楊先生：詩萍，我來回應你這個問題，也順便要請教師父，這

是我自己個人的觀察。在前兩年，我看到美國前任的副總統高爾，他拍攝了一個紀錄片，講「不願面對的真相」，他其實跨越世代，在幫還沒出生的人講話，那個很高的道德。可是當時在看的時候，我覺得會不會是空谷足音，就說他宣講的內容如此之深遠，會不會這個世代的人覺得，「我生吃沒夠，要再給你曝乾」，生吃都不夠，你還晒乾等以後。可是他得到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，我覺得這個世界有不一樣。好，十一月四號看到歐巴馬當選，然後最近在傳說，歐巴馬跟高爾之間有很多這種對話。然後我看到包括柯林頓的夫人，她雖然到最後希拉蕊沒辦法選，可是她最近在公開的場所裡頭所談的，都是未來的環保、能源政策、下個世代的照顧，都是這種內容。看樣子歐巴馬是希望執行這樣的人，如果有可能的話，高爾也有可能變成國務卿，美國國務卿是主管全世界事務的。所以這是個新世代的來臨，這個來臨就是說，有一種跨越世代的道德觀，其實已經正在成形，而且不是說而已，已經有人當選，已經有人做出也被社會需求，也被世界來讚美，我覺得這個好像是好消息。不曉得師父在這樣的，我們在講述一個從仁的基本出發，然後我們也看到似乎有一點開花結果，這是一個虛幻的，還是一個真實的？

主持人：我就把憲宏這個題目接過來請教，把它轉成再加一點內涵來請教師父，也就是說當我們談仁的時候，我們談的是兩個人的關係。可是憲宏剛剛已經引述了，現在的環保危機、能源危機，甚至包括資本主義貪婪的危機，是不是告訴我們說，一個仁者無敵的仁、慈悲，是應該還要把我們的視野放到下一代，甚至於下兩個世代、三個世代，下個一百年去思考，這才叫真正的仁？請教師父。

淨空法師：現在有些科學家看到地球上的生態失去平衡，地球上許多的災難發生，提出一個嚴重的警告，我們現在人類拯救地球

的時間只剩下七年。現在要不認真努力，七年之後地球就走向世界末日，這個話絕對不是隨便說的。我聽到一些訊息，也就是地球逐漸的暖化，南北極的冰如果真正融化，全世界沿海的這些大都市都不存在，而融化的速度非常之快。我聽到這個訊息，那個時候我在澳洲，我就到紐西蘭最南部，接近南極的一個高山庫克山，那山上是冰河，我上去看，坐直升飛機上去看。飛機降下來之後我就用手摸著地上的冰，我這一沾手我都嚇壞了，手是溼的。在二十幾年前，我在北極去玩過冰河，在加拿大的北方，我們在冰河裡面抓著冰塊是很涼，丟下去之後手是沒有水，手上不沾水的，那是正常的，現在手一摸都是溼的。我就告訴我們同伴，我說看這個樣子，庫克山上的冰融化不會超過七年，我當時就講這個話。高山融雪要是化掉之後，像長江大河的水源源頭就斷了，靠這大河生活的這些人怎麼辦？這問題嚴重。兩極冰融化之後海水上升，科學家講大概上升六米到七米，沿海城市就沒有了，這是現在科學家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。但是在佛法裡頭是能解決的，佛法說什麼？「境隨心轉」，只要我們的心向善，斷一切惡，修一切善。佛告訴我們「息滅貪瞋痴，勤修戒定慧」，我們的心轉變了，外面山河大地跟著轉變。但是人不相信佛法，認為它是迷信，那就沒法子！所以現在好在我們把佛經裡面的，倫理、道德、因果這些東西提出來，希望能夠普及化，對全世界來宣揚。尤其不但我們做，我們也希望所有宗教都能這樣做，現在我們初步已經有這麼一個規模，這是會產生影響的。有些政治家、這些科學家也都在想方設法，如何能化解這個問題，我們有共同的一個目標、共同的一個方向，有機會在一起切磋琢磨，相信是好事。

主持人：所以換句話說，師父也會認為對於宗教界的領袖來說，包括您在內，在未來的世紀裡頭，其實要花更多的時間去跟政治

人物多對話，去影響各國政府的政策，去多為這個世界的能源、環保來努力。所以這點上，其實師父剛才在談話交談當中也提到，過去包括在聯合國裡面參加各種會議等等，就是過去你們也在做，但是很明顯的，未來一定會花更多時間來更加努力。

淨空法師：對，我們做的還是有影響，像我們用倫理道德的教育，在湯池做的實驗，其實這個實驗是影響到全世界了，因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裡面一百九十二個國家的代表，都希望到那邊去參觀考察。

主持人：所以從某個角度來說，我想我們今天坐在這裡來跟師父請教，聆聽師父在對各種問題，做一些他的見解、他的開示，其實也是一個很祥和、很多樣的畫面。憲宏對環保議題長期的關注，師父您自己透過佛法去解釋，很多現在世界各種問題，怎麼思考。

楊先生：很感動，講得非常好。

主持人：對，包括我自己做為一個文化工作者，我們對文化理念不斷的希望有些傳承的推動。可以看出來這個社會，也許就像我們「仁愛和平講堂」，希望傳遞的訊息一樣，要有大智慧，但是大智慧的背後還需要更多人一起來努力。今天非常謝謝師父。

淨空法師：好，謝謝大家。

主持人：也謝謝憲宏。

楊先生：謝謝詩萍。

主持人：好，謝謝各位收看，我們下周同一時間再見。